



高晓声

一九八一年小说集



高晓声一九八一年小说集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继《高晓声一九八〇年小说集》之后，我社出版的高晓声同志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。

高晓声同志是一位农村生活知识非常丰富的作者。他对现实生活有敏锐的观察力，善于通过农民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矛盾和事件，描绘农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。作者有其特有的艺术风格，在农村题材小说中独树一帜。他的作品不仅以其朴素的和妙趣横生的描写打动读者，而且常常以含蓄的辛辣和幽默引起读者会心的微笑和含泪的深思。

这本集子选了高晓声同志一九八一年创作的九篇作品。在这些几乎全部以农村现实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，作者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农村的生活面貌，满腔热情地塑造了陈奂生、张雨大、崔全成等普通劳动者的形象，歌颂了他们纯朴、勤劳、善良的美德和埋头苦干的精神。这些描绘普通劳动者心灵美的作品，使这个集子具有一种鼓舞人的艺术感染力。

高晓声一九八一年小说集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

字数 12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插页 2

198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19,500

书号 10019·3385 定价 0.56元

目 录

水东流	1
陈奂生转业	20
大好人江坤大	51
水底障碍	83
崔全成	99
刘字写书	121
心 狱	139
飞 磨	154
绳 子	170

水 东 流

—

在苏南东部平原上，纵是冬天，也早已丧失了荒凉的感觉。本来已经很稠密的村庄，这几年一直在扩大，扩大……村与村之间，空隙在缩小，距离在拉近。新起的住房都在向高处发展，青的砖，白的墙，一幢又一幢；冒烟的大烟囱，丁字式架起的胖水塔，以及带有长围墙、日夜轰轰响的大厂房，一天天多起来，工业化的味道越来越浓。站在田野里环顾四周，竟疑身居在城围之中，牧歌式的生活早已结束。

这儿的土地很肥沃，颜色灰黝黝，秋收过后，阡陌和垄头整齐得就象出厂的同一规格的成品。然而它却是有生命的，麦籽在生根发芽；等到麦苗放出三片叶，田野便罩上一层朦胧的淡青色，在薄薄的朝气升腾中，使人想起那飘浮的梦。但就在这几天里，成千上万的农业劳动者行动起来，在麦苗上泼浇一层河泥浆，浑似替大地上了一层乌光油亮的黑漆。只要再过几天，那受压迫的麦苗，便会曲着叶子，用脊梁骨顶开泥浆层冲出来，显得苗壮、碧绿，一茬齐，显得有千斤力，好象整个大地忽然竖满了绿色的钉头。

这是三麦丰收的一道重要工序，对于麦苗来说，这一层河泥浆，既保暖，又营养，把吃的穿的合并在一起了。人类慷慨到了

如此程度，要知道，它还没有为自己创造既能吃、又能穿的物质呀！可是它却大量施舍给青青的麦苗。刘西塘大队今年甚至采取了如此疯狂的措施：二十天内，完成这一项加工任务的生产队，每亩奖励人民币拾元。第一生产队九十亩麦田，照规定拿到了九百元。刘兴大一家，就得到四十八元奖金。

但是，这笔钱刘兴大一个也没有拿到。他的女儿淑珍，拿了爹的图章，到会计那里去领了来，居然不曾上交。

“反了，反了。”刘兴大生着闷气。这么多的钱，姑娘家藏在身边做什么？

“你真不拿出来吗？”他吃晚饭的时候又问。想不到语气竟那么温和、软弱，不见往日的威严。要是在往时，就是五块钱，他也会毫不通融地说：“拿出来！”

淑珍迅速地瞥了他一眼，不回答，眼里漾着固执、自信而俏皮的笑意。

“有你吃的，有你穿的，还要钱做什么？”女儿讨钱，刘兴大素来就是这么对付的。钱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东西，他是当家人，财权不抓住，能过日子吗！

“我要用！”淑珍回答了。

“用？这么多钱？”刘兴大吃惊了，“你要买什么？”

淑珍看看娘，看看哥哥、嫂嫂，得到的是鼓励的眼色，于是淑珍胆壮了，说：“收音机。”

刘兴大生气了：“买那干什么？”

“听。”回答得好干脆。

“要听，隔壁人家不有吗？”刘兴大理所当然地说。他以为这是拿钱往河里丢，隔壁人家有了，一开声音就传过来，有白听倒不好吗？

“那是败家当的东西，几十块钱买了，听听就坏，你又不修，三天两头出利钱，还要花电。”他咕噜说。心里头十分别扭，他想到了一件事，又说不出口。不是吗，这丫头明明被才良家那小子弄邪了心，和自己想不到一块去了。

“譬如这趟奖金不拿就是了，败得了什么家当。”淑珍大胆又大方地反驳。

“啧啧！”刘兴大咂了咂嘴，徒然忿忿，却没话好说。女儿是话里有话，今年全家净收入工资二千一百十七元六角，女儿名下的一笔就是五百零七元，这些都被自己照单全收藏起来了，他能说买个收音机就败了家当？

“啧啧——啧啧！啧啧、啧啧！”刘兴大咕着这个单词儿。他看看老婆、儿子、媳妇，分明都是淑珍派。眼睛都在向自己瞟，那眼光有俏皮的、希望的、担心的、不满的、讽嘲的，都在攻他的碉堡。他觉得丧气、烦恼，他已经控制不住家里人：“有了几个钱，就想过快活日脚，都不是东西！”他肚里寻思。

放下晚饭碗，家里人一个个往外跑。去干什么？又是看电影，一个月三、五次了，不要钱白看，大队包场。

“又不做蒲包了吗？”他十分不满地斥责了。

“你不去看吗？”儿子、女儿反而颠倒过来问他。好象诧异得很，怎么有电影看还会想到做蒲包呢？

“不要钱白看，难道时间不是钱？”他精刮地想，“耽搁一黄昏，一个人少做三只蒲包，净损失三角六！”他真肉痛，恨不得叫电影队倒贴。

小辈一个个溜走了，老伴儿洗了碗盏，解了腰布，抹抹脸，拍了拍身子，加了一件棉袄，提起一条板凳，一面往外走，一面说：“要来早点来，否则凳给别人坐去了我也不好意思叫人让你。”

“看、看、看，”刘兴大提高喉咙骂山门，火气全发出来了，“看死了我总不来收你的尸！”

老婆睬也没睬他。

“婶婶，看电影去哪！”外面响起一个愉悦而清亮的小伙子声音。

“哦。”回答得也很快活。

“淑珍呢？”小伙子在问。刘兴大听出来了，是李才良的儿子松全的声音。

“走啦，在前面呢。你还没去哪？”兴大的妻子在回答，声音里充满了亲切感，把兴大的心都刺痛了。

“我还来喊你们呢！”

“那你先走吧！”

“我和你同走呢！”那声音分明在讨好，“凳给我来端。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我端嘛！”

“不重呀！”

声音远去了，刘兴大晓得老婆的一张凳已经被李松全拿在手里，自然，他们会坐在一起，怪不得刚才她说“不好意思叫人家让”呢，她真肯做他的丈母娘呀！唉！

二

一屋子的人全走空了，刘兴大现在吼也没有人听见了。他不生神经病，乐得省点力气，不吭声了。

他倒了一杯白开水，点燃了一支廉价烟，坐在靠背椅上，慢慢抽、慢慢呷，想享点清福。但是，他没有那道行，心头一股气，

被喉咙结塞住了，在胸膛里窜来窜去，不得平静。哼，只要电影一来，老的、小的、男的、女的，都落了魂。如今又多了一个勾魂的，听听吧，他说得清清楚楚，特地跑来喊呢！你李松全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子，脸皮为什么这样厚？我的女儿嫁给谁，我有我的主张；你请了两个媒人来同我说，我都明明白白回掉了。你还转什么念头？你以为淑珍看中你了？她二十二岁的小姑娘懂什么！我做爹的不能让她往火坑里跳。我是为她好，不是为她坏；婚姻自主到法院里去讲，在家里就得听爹娘的。你李松全本事再大，我就不相信你能怂恿得淑珍同我打官司，嘿！

在家里，刘兴大铁定是一家之主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算得厉害了，也不曾说家里不要当家人。他当这个家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儿女，他从未做过坏事，就算对得起共产党。他向来办事精明，社员们学着他，也沾着一点光。儿女有他这样的爹，老婆有他这样的夫，也算福气。子孙如果有良心，他死了也不该忘记他。可是现在看吧，大家都变了，电影一来，丢开蒲包不做，丢开现钱不赚，都空着两手去闲坐在那黑地里看电光照出来的鬼影子。这还象正经过日子吗！忘家失业。蒲包不做了，家也丢开了。他们不要，我还要呢。嘿，老太婆了，也昏头昏脑学时髦。她还当十八岁呢，还有小伙子替她端凳呢，她还扭扭捏捏做俏说“不重”呢。她还居然喊我也去看呢，家里没有人，她一点不管；贼骨头进来捞一票，得了吗？哪一样东西不值钱？门角落里的垃圾，还好歪田呢！

“莫要看得轻，难道创家立业容易吗！”刘兴大心里喝了一声，睁大了眼睛，骄傲地象看刚娶回心满意足的新娘子一样细细地欣赏着他的家业。不看便罢，这一看，那胸口的一团气，就慢慢地降入腹中，咕噜了几声之后，从肚门里轰轰跑脱了。哎，好

不舒服!

这房子，别看外表不显眼，檩、柱、梁、椽哪一根不是杉木！矮虽矮，可房是房，灶是灶，猪圈、柴屋另开造，清清爽爽，大小家具，应有尽有；四时衣着，里外不缺；靠墙着壁，堆堆叠叠都塞得满腾腾。这是他几十年心血的结晶，是他千辛万苦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财产，是他长年累月象蚂蚁一样一口一口啃回来的东西。哪管柱上一只圆钉，灶上一块抹布，门角里一把扫帚，在他眼里都是有血有肉有生命的宝贝，都在他心上占着一只角落，丢失了、损坏了，自然心要痛。真不容易呀，这二十年，跟着“走无派”，肚皮咕噜噜，若做“走资派”，肝胆都吓坏，刘兴大居然还能创家业，帅极了！也难极了！堂屋里这一张榉木八仙桌，对拼的台面，雕花的框档，通身没有一个节疤，精致大方，做手好极了。一九六〇年，卖主只要换六十斤大米。眼馋的人一大群，可是谁也拿不出米来；也有拿得出的，又不肯，认为这世道是活一天算一天，要台子做什么？只要有得吃就算。刘兴大家里一共只有八十斤米，办公共食堂时，原应该交出去；他打了埋伏，生产队来查抄也不曾搜到。这时候又正是饿得最厉害的时候，可是，他咬咬牙，拿出来换了那张桌子。后来也不曾饿死。一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也应该想到活在世上并不光是为了吃嘛！活一天算一天的人，谁也不及刘兴大相信共产党。刘兴大从来不曾消极失望过，他是个铮铮铁汉，甘心付出最大的劳动换取最小的报酬，善于运用超人的智慧去谋取正当的利益，他从不错过能挣一分钱的时间，从不放过节约一分钱的机会。他儿子长到十三岁，他就安排下养活二十只兔子的任务，当年就赚到了口粮钱。这样年轻就能负担自己的生活，全大队没有第二个。女儿淑珍更出众，八岁学会做蒲包，十岁学会摇棉花，十四岁初中毕业，一家的洗、烧、缝、

喂都包揽了。真叫将门出虎子，精明人家的门闾也能舂得米，全靠他教得好哪！

不知不觉间，淑珍长高了，身材窈窕了，脸皮白嫩了，眼睛乌亮了，头发油黑了，重担子挑来轻飘飘，针线活做得呱呱叫。好一个娇女，走在公路上，小伙子看呆了，听不见背后汽车叫；走在街面上，两旁买卖都停掉；坐到戏院里，观众不朝台上瞧；哎呀呀，当年皇帝选妃子，幸亏她还小。

儿女长大了，刘兴大也用不到他们操什么心；吃什么，穿什么，做什么，一样样安排得条条帖帖。媳妇是他看中的，娶回来了，儿子觉得满好；女儿的婆家，他心里早有了，是隔大队第三生产队的徐富生家。徐富生同刘兴大关点老亲，和刘兴大一样精明能干，家底子一样厚实。他的独生儿子徐炳元，和淑珍是同学，同他老子一样的秉性，是个正经过日子的角色。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就有好事的人从中提这个头，双方父母都赞成。后来长大了，徐炳元常借着跑亲戚的名义来看淑珍，淑珍对他也是热心的，而且也到他家去过多次。可是近一年来，忽然冷淡了，淑珍的魂被李松全勾了去，徐炳元来了竟和她搭不上腔。唉，丫头太小，不懂事，徐家是根牢固实、稳当可靠的人家啊！

可是，一提起徐家的事，淑珍就嘟了嘴，前一阵竟对娘说：“我不要过那种日脚，我厌透了！”这算什么话！刘兴大看中徐家，就因为徐家过日子同自己一模一样。她厌透了，不就是厌透了自家的日子吗！

“养了她的身，没有养她的心！”刘兴大又惊又气。明明白白，她要象李家那样过日子。

平心而论，刘兴大对李才良、松全父子决无成见。这两个人——大队工厂的供销员和技术员，把厂办得兴旺发达，集体和

个人都受到好处。今年真了不起，生产队分红，大队按比例拨下来八千现金，使全队的工资单价提高了四角七分，把其他大队社员的眼睛都看红了。光这一项，刘兴大全家就增加了近千元收入，他能不高兴吗！他备尝过生活的酸苦，懂得世道的艰辛，在那些“唉唉”的年代里，一家五口，拚死拚活，也几乎积不出钱来。今年凭空增收那么多的钱，却不曾要刘兴大花一点力气，简直不可思议。这难道是合法合理的吗？要说不合法吧，这是领导上大白天当众做出来的，分配方案是经过三级机关批准的，要怀疑都没法怀疑。要说合法吧，那么，几十年来刘兴大那个花一分力气赚一分钱的传统观念就完蛋了，刘兴大就不知道以后应该怎样过日子，他大概要重新到马桶里去翻个身才行。所以刘兴大还是不相信。他不相信也有根据，只要看看李家这七、八年来三起三落的历史就有数。办厂办厂，李才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里就红起来了，赚的钱替全大队付了电费、学费、医疗费。可是工作队一来，撤了他的职，关在学习班，拆了他的房子退赔。工厂也停办了。工作队一走，大队书记又拉他出山，又赚了钱，替大队买了拖拉机、电动机、脱粒机，把房子造还给他。过了两年，工作队又来了，又撤了他的职，拆了他的新房子，卖了他的新家具退赔。工厂又停办了。一直到“四人帮”粉碎以后，大队书记又三请诸葛亮，把他拉上台，他儿子李松全也从老师傅升了技术员。全厂父子一把抓，三年大翻身，钞票一大把一大把分到社员身边。过去拆掉的是平房，现在他干脆造了二丈三尺六的高楼，上上下下，一套套新式家具，蜡克树脂漆，光闪闪、澄澄亮；手表、自行车，三五牌台钟，收音机有了不算，还有十六英寸彩色电视机……哎呀呀，真是现代化的生活呀！这三年他们父子俩赚得真不少。合法吗？合法。李才良按照公社规定可以从纯利润中

提百分之三，李松全出的产品畅销有奖金，都合法。也没有人不赞成。但是，但是……这现代化的生活究竟能过几年呀！要不要再受折腾呢？共产党的政策变不变，哪个吃得准？说不定哪一天又来工作队，扣他的人，拆他的房，做个闲人，替他想想也发愁，如果结了亲，岂不愁死了！

兴大越想越不安，他坐不住了。他要去查查淑珍在不在看电影，别被李松全勾引到别处去。哎呀，莫出了纰漏！

三

工厂旁边黑黝黝的广场上，密集着成百上千的人群，刘兴大哎，你哪里去找得到淑珍！

放映机的光线照出一个个灰暗而模糊的人头的轮廓，刘兴大从人群的外圈不时找到一个空隙探头进去；能看到的只是一个一个后脑勺；眼睛睁得核桃大，也认不出人来。于是他又扭着脖子细细打量身边的人，一个一个地相面，他的形状非常滑稽，熟悉的人就问了：“兴大，你找谁呀！”

“哦，哦，”兴大不肯说淑珍，却连连问道：“我家的人呢，我家的人呢？”

好不容易有人指示他：“喏，你儿子、媳妇在那儿。”

媳妇耳朵尖，听见了，回头一看是公公，站起来招招手：“爹，你来坐。”

“你娘呢？”兴大挥挥手。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淑珍呢？”

“没看见。”

刘兴大把头缩回去，走几步又找个空隙往里瞧。

“你找谁？”好心人又问。

“我家老太婆。”

有人开玩笑：“老太婆，丢不了，没人要，别急别急，放完电影会找到。”

又伸了十几次头，终于有人指点了：“喏，那边披了棉袄的，不是吗！”然后开玩笑喊道：“喂，淑珍妈，兴大喊你回去哩！”

“嚼舌头！”淑珍妈一边笑骂，一边扭头看了看兴大，“做啥？”

“还有人呢？”兴大见淑珍也不在，忙问。

“不晓得。”

“你就只管自己看电影！”兴大恶声喝了句。

老婆回过头朝着银幕。她把棉袄裹裹紧，表示不理他。

刘兴大生气了，掉头就走，转身急了点，把鼻子碰在身边的一个姑娘的太阳穴上，鼻梁骨一直酸到脑门顶。那姑娘尖叫了一声，伴着姑娘的小伙子就一把抓住了兴大的肩胛。姑娘连忙一笑，推推小伙子说：“是我家大伯伯。”小伙子也笑了，连忙放开兴大，还打招呼说：“大伯伯，你找谁？”兴大这才看清姑娘是自己的侄女淑英，那小伙子是她的对象，叫徐青大，和徐炳元是一个生产队的。兴大打了个嗝，不曾说得出口来，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，就缩出去了；蹲在他们背后，摸出一支卷烟来点燃。前面那一对以为他走了，小伙子低声对淑英说：“你知道淑珍和炳元为什么吹了？”

“她和松全好，自然不能再和炳元好。”

“那么，她原和炳元好，为什么又和松全好呢？”

“你是说淑珍不好吗？不对，淑珍人顶好，炳元总有地方叫淑珍看不惯，才会断。”

“我倒弄清楚了。”小伙子神秘地说，“告诉你吧，完全是为了鞋子！”

“鞋子？”淑英很诧异。

兴大的心抖了一下，耳朵竖得更直了，连烟也忘了抽，急于想听个明白。

“唉，炳元的爹娘，忒忒精明，就是算盘打得忒旧了；他们从来不买鞋，穿自己做的，以为省钱……”

小伙子非常愿意满足姑娘的好奇心，但是旁边有人干涉了：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；看完电影再讲。”于是他不再响了。

兴大叹口气，但是他不想离开，希望这断了的故事有可能续下去。他也看起电影来。看了片刻，没有看出个头绪，思想便开小差，想起小伙子刚才评论炳元爹娘的话，很不赞成。他看中的就是这家人精明。一个种田人家，自己能做的东西，为什么还去买？许多零星用具，学会做并不难，条帚五角钱一把，不过是几根粟苗用麻线扎扎就是了；草篮一元半一只，有二斤半竹子就够了；蒸腰只是一斤半稻草，竟值两角钱；蒸架、笼头、土筐、络索、米屯、小板凳、麻绳、酒、酱油……自己不动手，样样买，哪来许多钱？人家做了卖，哪一样不要赚钱！自己辛辛苦苦做来的钱，能轻易让别人赚得去！他刘兴大从来就是这样过日子的。鞋子当然不应该买，否则要老婆、女儿干什么！忙，就忙一点，辛苦，就辛苦一点，少玩一阵，少睡个觉就是了，做得死吗！一个人就要练，不练，吃现成饭，就一样也不会做，就一点也不会算，就不会有刘兴大的家业，就不会有淑珍的一手好针线！说这算盘打得旧也好，新也好，精明的种田人世世代代就是这样打，就是这样过日子，总也不曾吃亏！做鞋穿不省钱，倒是买鞋穿省钱吗？这打的什么算盘？

刘兴大不能赞成这种说法。但是，怎么竟是为了鞋子呢，这丫头？这件事不弄明白，今夜要困不着。

说也巧，场地上忽然闹起来了。一片漆黑，断电。现在要等放映队把带来的小发电机架起来发电才能放。

自由了，小伙子应该讲下去了。刘兴大正高兴，那一对却不在了。

刘兴大面对着黑洞洞一片，故事听不到，女儿找不到，还是回去吧。

刘兴大离开了人群，就象小船离开了陆地。回头看看，除了几个散兵游勇之外，那人群真象大地一样屹然不动。他们真有兴趣，真有耐心：电断了，就等电来；片断了，就等接好；今夜放两张片子呢，谁肯走。不到半夜不会散，散了回去还要烧半夜餐吃了再睡。嘿，只说看电影不要钱，就不算算半夜时间，一顿饭全白贴了！还有这一班青年男女，一对对，深更半夜……天又这么暗……淑珍呢？松全居然也碰不见！还有淑英，徐青大……他们在做什么？

刘兴大心不定，四野里瞧瞧，看见工厂那边有手电光游移。便弯过去，吓，原来货船回来了，在开夜工搬运呢。管理员看见他，连忙喊：“兴大，你是不爱看电影的，帮忙上一上货，好吗？”

“怎么算账？”

“不亏待你，一个钟头两分工，做过十点，贴三角夜餐费，怎么样？”

兴大一算，两分工值三角，两小时就是六角，加三角夜餐费就有九角了，等于做七只半蒲包（那可要三个人做半夜呢）。老话说：“运气好，莫起早。”现在赚钱比从前容易了。不赚干么，力气藏在皮里也会烂掉的。他心里一百二十个愿意，但却装得勉

勉强强地说：“要是叫不到人，我就帮帮忙。我难得出来看场电影玩玩，又给你叫住了，真没办法！等歇算时间，你得放宽一些，一张电影票，也值两角呢，总不能白损失！”

他没等管理员回答，就参加进去了。腹稿已经打好了，干不满两小时，也得算四分工；超过两小时，哪管只五分钟，他也要力争算三小时的账。

搬了两趟，电来了。

搬到第三趟，刘兴大从仓库里出来，隔着玻璃窗，看见工厂办公室里坐着四个人，厂长、管理员、李才良和他的儿子松全。刘兴大一块石头落了地，安心了；松全和淑珍不在一起。

搬到第五趟，管理员在门口等他说：“停一停，厂长等你商量一件事。”

“叫我？”

“唔。”

“工分呢？”

“照算。”

刘兴大乐得快活。他进了办公室，一看，松全不在了，坐着厂长和李才良两个。见他进来，都朝他笑笑，招呼他坐下之后，李才良看了看台上放着的飞马烟，另从口袋里摸出一包前门，先敬他一支，然后给厂长和自己；亮出打火机，又先替他点着，不用开口，便显出很尊重他了。

“兴大，同你商量件事。”厂长吐了口烟说。

兴大不响，眼睛盯着他。

“你真有本事。”厂长笑着说，“今年天气这么阴湿，别人家种的芝麻都死光了，你还收着那么多！”

兴大一听，明白了。他装得丧气的样子说：“别说了，我也只